

【俞政·著】

严复著译

YANFU ZHUYI YANJIU

研究

苏州大学出版社

严复著译研究

俞 政 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严复著译研究/俞政著.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03.5

ISBN 7-81090-057-9

I. 严… II. 俞… III. 严复(1853~1921)—著
作—研究 IV. B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18169 号

严复著译研究

俞 政 著

责任编辑 徐启彤

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苏州市干将东路 200 号 邮编: 215021)

丹阳市兴华印刷厂印装

(地址: 丹阳市胡桥镇 邮编: 212313)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875 字数 293 千

2003 年 5 月第 1 版 200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800 册

ISBN 7-81090-057-9/B·3 定价: 18.00 元

苏州大学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本社负责调换

苏州大学出版社营销部 电话: 0512-67258802

RA207/05



严复五十三岁摄

中国近现代学术肇始于严复翻译西方的学术名著,19世纪末,他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向中国人介绍了进化学说,使中国学术界的观念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此后,他又陆续翻译亚当·斯密的《原富》,穆勒的《群己权界论》,甄克思的《社会通论》,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穆勒的《穆勒名学》,耶方斯的《名学浅说》,这些都是中国传统学术界罕有研究、著述的领域,中国近代的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逻辑学得以借鉴,因之萌生。

——戴逸先生《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概论》

前 言

严复(1854—1921),原名宗光,一字又陵(幼陵),又字几道,福建侯官人。1867年1月至1871年5月就读于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后上帆船练习航海。1874年日军侵犯台湾,钦差大臣沈葆楨率军前往,严复奉命在台湾的东海岸从事测量工作。1876年2月和12月,严复随扬武舰先后出访日本的长崎和横滨,以及南洋的新加坡和小吕宋(菲律宾)。1877年,李凤苞率领船政生徒30人赴欧留学,严复等6人被安排在英国皇家海军学院。1879年夏,因船政学堂急需师资,严复奉调提前归国。

归国后起初在母校担任教习,1880年被李鸿章调到天津,从此在水师学堂供职20年之久。他的职务由教习、会办而升至总办(校长)(1890),他的官衔也由都司、知府而升至道员(1892)。在此期间(1885—1893),他曾屡次参加科举考试(乡试),追求所谓正途出身,不料始终名落孙山。

甲午战争的炮火惊醒了这位学贯中西的大学问家。1895年,他在天津《直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政论文,毅然走上维新救国之路。1897年,他与王修植、夏曾佑等人合作,在天津创办《国闻报》。1898年,严复发表《拟上皇帝书》,出版《天演论》,并在百日维新时期受到了光绪皇帝的召见。不幸的是,就在康有为等人密谋调兵包围颐和园的关键时刻,慈禧太后抢先发动政变,幽禁光绪帝,捕杀六君子,废除新政各项措施。严复因与康有为的密谋无关,总算平安返回天津。

1900年,北方义和团运动愈演愈烈,八国联军入侵华北,天津地区社会动荡,严复举家南迁上海。7月下旬,在沪维新人士召开“中国议会”,选举容闳和严复分别担任正、副会长。10月随同陆树藩创设的救济善会,赴天津、北京救济难民。1901年,接受张翼邀请,短期担任开平矿务有限公司中国董事部的华总办之一。次年到北京,任京师大学堂译书局总办。1905年1月,随同张翼到伦敦,参与开平矿产诉讼案,很快察觉张翼所言不实,立即辞聘离英。在游历欧洲数国后,5月回到上海。时值抵制美货运动,严复主张少安无躁,遭到众人反对。同年夏,到上海青年会演讲西方政治学,深受听众欢迎。1906年,兼任安徽高等学堂监督和复旦公学校长,因故一一辞职。1909年,应学部尚书荣庆之聘,到北京任审定名词馆总纂。1910年,即将崩溃的清王朝为了笼络人才,稳定人心,钦赐严复为文科进士,钦定严复为资政院议员,次年又赏给他海军协都统头衔。

武昌起义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1911年12月,独立各省与清政府各派代表举行南北和谈。严复作为袁世凯指定的北方代表团成员之一,参与其事。中华民国成立后,严复于1912年短期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次年参与发起孔教会,1914年任参议院参政。1915年,因杨度强邀,列名筹安会。杨度为袁世凯复辟帝制造舆论,连累严复也被世人所非议。晚年衰病不堪,奔走各地求医。1921年10月27日病逝于福州郎官巷。

严复一生著、译甚多。他在翻译西方论著的时候,常常掺杂己意,还要附加大量按语;有些译作甚至带有不同程度的改编(如《天演论》、《名学浅说》);因此,人们把他的翻译作品称为译著。意思是说,他的译作中的不少内容相当于他的著作,反映的是他自己的思想。除上文提到的《天演论》(1898)以外,传世之作还有《原富》(1901—1902)、《群学肄言》(1903)、《群己权界论》(1903)、《社会通论》(1904)、《穆勒名学》(1905)、《孟德斯鸠法意》(1904—1909)、《名

学浅说》(1909)、《支那教案论》(约 1899)、《中国教育议》(1914)等。其中,前八种由商务印书馆在 1931 年汇为“严译名著丛刊”,1981 年重版,在知识界可谓尽人皆知。其他译作则因未收入丛刊,流传不广。至于严复的著作,只有《政治讲义》(1906)一种,系据 1905 年的演讲整理而成。此外还有大量政论文,已收入王栻先生主编的《严复集》(1986)。总之,严复既是近代著名的思想家,又是近代翻译界的一代大宗师。他的思想的内涵及其特点,都是在阅读、引进、宣传西方著作的过程中,经过自己的独立思考,尤其是经过与中国传统思想比较之后,才逐步形成的。如此说来,结合严复的译著来研究他的思想,不失为一种好方法,有利于发现他的思想的渊源及其变异。事实上,学术界已经这样做了,不过以往的成果大多以传记形式出现,以致这种结合译著而研究思想的特色不突出而已。

笔者早在研究生时代就已经接触过一些严复研究的工作,最近十多年又集中精力研究严复的译著及其思想,积累了数十万字的研究成果。今不揣鄙陋,从中选出二十多万字,先行出版,就正于学界同仁。本书内容涉及严复的七种译著和一种著作。其中有关《天演论》和《原富》的研究成果,因字数太多,先作择要发表。其余成果拟在今后数年内陆续出版,以期能在退休之前向所有教导过我、关心过我的各位老师交上一份迟到的答卷。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天演论》	(1)
第一节 《天演论》的译著经过	(2)
第二节 《天演论》的意译方式	(21)
第三节 《天演论》译文的修改	(63)
第四节 《天演论》的社会影响	
——以孙宝瑄为例	(80)
第二章 《支那教案论》	(95)
第一节 译著概况	(95)
第二节 严复的宗教思想	(97)
第三节 严复的教案观	(121)
第三章 《原富》	(132)
第一节 翻译经过	(132)
第二节 严复的经济自由主义	(144)
第三节 《原富》按语中的富国策	(159)
第四节 20 世纪初针对现实的经济思想	(174)
第五节 《原富》的社会影响	
——以孙宝瑄为例	(187)
第四章 《群己权界论》	(201)
第一节 原著大意	(201)
第二节 翻译概况	(207)
第三节 严复的自由思想	(212)

第五章 《社会通论》	(245)
第一节 译著大意	(245)
第二节 思想内容	(252)
第三节 论战是非	(271)
第六章 《政治讲义》	(288)
第一节 绪论	(289)
第二节 国家的分类	(295)
第三节 政界自由	(303)
第四节 宪政思想	(315)
第七章 《穆勒名学》和《名学浅说》	(324)
第一节 原作者的逻辑思想	(324)
第二节 重归纳轻演绎	(331)
第三节 正名论	(346)
征引书目	(360)
后 记	(365)

第一章 《天演论》

1895年,严复在天津《直报》上接连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和《救亡决论》等政治论文,广泛宣传西方理论,积极呼吁救亡图强,并且初步提出了以“开民智”为核心的变法纲领。这使他别树一帜,成为区别于康有为、梁启超的另一种维新代表人物。次年夏,他把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两篇论文译成了文言文,其后经三次修改,于1898年正式出版,定名为《天演论》。赫氏原名 Thomas Henry Huxley (1825—1895),出生在伦敦西面的伊林,1854年担任伦敦矿物学院教授,1883年担任英国皇家学会主席,60岁以前还担任过好几所大学的校长。他是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坚决捍卫者,曾与进化论的反对派展开过激烈的辩论,代表作有《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等书。1893年,他在牛津大学发表演讲,探讨人类进化与社会伦理的关系。考虑到听众不是普通老百姓,演讲时没有重复那些“早已有了定论的”命题。次年整理、出版时,赫胥黎便另写了一篇《导论》,“内容主要是属于基础性的或重复性的东西”,放在讲演的前面^①。两文合称 Evolution and Ethics,严复译为《天演论》,实际上漏译了这个标题的后一半。1971年,有人用现代汉语重新翻译了这两篇论文,7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题为《进化论与伦理学》,但未具译者姓名。

应当强调的是,Evolution and Ethics 决不是讲解生物进化论的

^① 赫胥黎:《序言》,《进化论与伦理学》,科学出版社,1971年版,卷首。

科普读物,而是提倡美德、调和人际关系的伦理学著作。尽管书中列举了不少生物界的事例,但它们只是一些通俗的比方,是为了让读者容易理解并接受自己的社会伦理思想。由此推论,严复之所以翻译赫胥黎的著作而不去翻译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其用意就是为了引进这种新型的伦理思想。只是由于赫胥黎的社会伦理思想建立在进化论的基础之上,因此在引进这种伦理思想的同时,必然要做普及进化论的工作。简言之,赫胥黎主张以“自我约束”取代“自行其是”,以求得社会内部的和谐;而严复则企图通过文字宣传,使这种思想深入人心,以求得全民团结、共同对抗外来强敌的良好效果。

《天演论》使严复一举成名。它的文字精美、内容丰富、思想新颖,深受知识分子的喜爱。不但维新志士赞不绝口,就连青年学生也爱不释手。数十年间,《天演论》一版再版,风行全国,成为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一块闪光的丰碑。

第一节 《天演论》的译著经过

严复从什么时候开始翻译《天演论》? 历来有两种说法。早在《天演论》正式出版时,严复的自序中就有“夏日如年,聊为译”八个字,序末又署明“光绪丙申重九”^①。给人的印象是,此书译于1896年夏,至迟在10月上旬完工,故在重阳节(10月15日)作序。但在严复长子严璩所作《严先生年谱》中,译书之事却在1895年:“至是年,和议(中日马关谈判)始成,府君(严复)大受刺激。自是专致力于翻译著述。先从事于赫胥黎 T. Huxley 之《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未数月而脱稿。”^② 到了20世纪30年代,王遽常先

① 《自序》,《严复集》第5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321页。

② 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严复集》第5册,第1548页。

生认为这一记载有误,于是他在《严几道年谱》中,以严复自序为依据,把始译《天演论》之事改在 1896 年夏^①。解放后,王栻先生撰著《严复传》,见到了陕西味经售书处“重刊”的《天演论》。因该书题有“光绪乙未春三月”字样,推测《天演论》的“初稿至迟于 1895 年译成,可能还在 1894 年”。至于那个陕西味经本,王栻先生估计是有人根据严复的初稿私自印行的^②。这个结论作出后,被学术界普遍采用。

1981 年,华东师范大学的邬国义先生对 1895 年译成说提出了质疑。他认为,陕西味经售书处在光绪乙未春三月重刊《天演论》是靠不住的。因为赫胥黎的自序作于 1894 年 7 月,加上出版发行、远渡重洋、认真翻译的时间,再经他人抄录,带到陕西雕板印刷,很难在乙未三月出“重刊本”。尤为重要的是,就在味经本《天演论》下卷《论三》的一段严复按语中,竟然出现了“去今光绪二十二年丙申”字样,足证这段按语写于 1896 年;则该书的刊印,绝不可能早于这一年。这样看来,味经本所署出版年月根本不可信。

最后,邬国义先生根据严复自序和吴汝纶信件,把严复翻译《天演论》的时间重新确定在 1896 年^③。

九年后,邬国义先生又发表了《〈天演论〉陕西味经本探研》,对这种版本的特点、来源、价值等问题进行了详尽而深入的研究。他指出,味经本《天演论》具有四个特点:(1)书中没有吴汝纶序、严复自序和《译例言》。(2)导论译作“厄言”,全书各篇均无小标题。(3)译文与 1898 年正式出版的慎始基斋本大不相同。(4)案语的数量、内容、行文方面,也与慎始基斋本差别悬殊。

① 王遽常:《严几道年谱》,商务印书馆,1936 年版,第 29 页。

② 王栻:《严复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年版,第 33 页(详见同书第 34 页第 1 个注)。参见《严复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 年版,第 41 页。

③ 邬国义:《关于严复翻译〈天演论〉的时间》,《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1 年第 3 期。

经过逐一对勘,邬国义先生发现,味经本《天演论》与现存《天演论》手稿修改前的面貌十分相似。例如:(1)味经本《卮言一》中有一段译文:“诂知不变一言,决非天道……万物莫不然,而于动植之类为尤著。”内容比慎始基斋本多得多,文字也大不相同。但若与手稿相比,却没有差别。(2)味经本上卷没有篇末案语,下卷则有九篇译文的后面附有篇末案语,总量比慎始基斋本少得多。但若与手稿相比,情况相同。(3)味经本《论十六》后面有大段案语,先后引用唐代刘禹锡《天论》四百余字、宋代朱熹《中庸章句》一百二十余字,并分别同赫胥黎、斯多噶进行了比较。这些内容不见于慎始基斋本,却与手稿相一致。(4)《天演论》手稿上留有严复删改时的大量笔迹,既可反映修改前的原貌,又可反映修改后的模样。值得注意的是,手稿《卮言五》的开头原有二百余字的一段话:“虽然,苟揣其本以为言……西洋穷理之家之公论也。”修改后变成了《卮言四》的结尾。而在味经本《天演论》中,这段话仍在《卮言五》的开头。(5)手稿《论三》中原有一段案语,主要内容是对释迦的生卒年月进行考订,内有“去今光绪二十二年丙申,共二千八百六十四年”等语,严复修改时全部勾去。而在味经本《论三》中,不但有这段案语,而且文字与修改前的手稿相同。

综上所述,味经本《天演论》是根据严复修改前的初稿私自印行的。由于《天演论》译成后曾经抄有副本,而且副本被人借走后“久留不还”,因此,邬国义先生推测味经本就是根据副本刊印的。味经本与手稿相比,之所以缺少自序、《译例》和一段二百五十余字的译文,以及全稿末尾补写的一段案语,估计就是因为它所依据的那个副本中本来就没有这些内容。至于陕西味经本的刻印时间,邬国义先生认为在1896年秋冬以后至1897年的那段时间里,而以1897年的可能性为大。^①

^① 邬国义:《〈天演论〉陕西味经本探研》,《档案与历史》,1990年第3期。

郭国义先生的两次考证,初步解开了长期困扰史学界的陕西味经本之谜,从而否定了《天演论》译成于1895年或更早的说法。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未发现第一手史料,郭国义先生关于味经本刻印时间的估计却不符合事实。2000年,《历史研究》发表了汤志钧先生的大作《再论康有为与今文经学》,以当事人叶尔恺的书信为过硬的依据,推断出味经本刻印于1898年^①,为这个长达将近50年之久的考证作出了圆满的结论。

原来叶尔恺于1897年11月1日接任陕西学政,将随身所带的《天演论》交给味经售书处刊印。他在1899年1月2日写信给汪康年,其中提到:“弟前发味经刻《天演论》一书,所校各节,极可发矇。”^②足以证明刻印此书的发起人确系叶尔恺。值得注意的是,此信叙述初校情况相当详细,却没有提到复校,更没有提到印数和发行情况。可知此信写在初校结束后不久,且在公开发行之前。据此推论,则味经本《天演论》当刻于1898年,发行于1899年。^③

叶尔恺之所以叫陕西味经售书处刻印《天演论》,其原因有二:
(1) 当地文化落后。为了开风气,必须印新书。他在给汪康年的信中这样写道:“此间人士除八股外,直不知有他书……地僻书少,见闻浅陋……(弟)总以开通风气为要务。”^④
(2) 叶尔恺本人瞧不起康有为的那套学问。他在写给汪康年的信中提到那些“服膺康学”的人士时,颇多贬词。其时上距慈禧政变三个多月,所以叶尔恺的态度相当坚决:“康学必当力辟,业经出示禁其书籍

① 汤志钧:《再论康有为与今文经学》,《历史研究》,2000年第6期。

② 《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476页。

③ 这个推论与汤先生的结论稍有不同。汤先生认为味经本应刻于光绪二十三年底或二十四年初,印出则在光绪二十四年。

④ 《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第2476页。

矣。”^①既然“康学”属于禁止之列,那么能够提倡、推广的新学问也就只有“严学”了。

《天演论》中有许多西学知识,且以中西会通为宗旨,它被叶尔恺看重,自在意料之中。可是他为什么不按定稿出版,而要按未定稿刻印呢?原来叶尔恺在1897年10月23日离开北京,其时严复正在天津作最后的删改。直到11月上旬,《天演论》的定稿才誊抄了两份。因此,叶尔恺带到陕西去的,只能是未定稿的抄件。而在到达陕西后,可能由于消息不灵通,叶尔恺不知道《天演论》的进展情况,所以就按未定稿匆匆刻印了。然而,按照定稿刻印的慎始基斋本于1898年正式刊行(约在夏季),给按照未定稿刻印的陕西味经本带来了被动,这就是味经本谎称印于乙未年(1895)的原因,也是味经本流传不广的原因。

综上所述,陕西味经本《天演论》的实际刊行时间当在1899年,它对于考订严复翻译《天演论》的时间没有参考价值。因此,翻译《天演论》的时间仍应以严复自序为准,即1896年夏。

就在那个夏天,严复因“交疏用寡”^②,郁郁寡欢。这种情绪在给吴汝纶的信中有所流露,吴汝纶^③便在8月26日复信劝慰他。^④

吴信首先指出,时局败坏,实权派和清议派均出于私心,前者一味迎合上意,后者一味沽名钓誉。他们都不可能挽救中国的厄运。

时局日益坏烂,官于朝者,以趋踰应对,善候伺,能进

① 《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第2476页。

② 《吴汝纶致严复书》第1函,《严复集》第5册,第1559页。

③ 吴汝纶(1840—1903),字挚甫,安徽桐城人。清末著名的桐城派散文大家。

④ 严璩《严先生年谱》记载,1895年吴汝纶曾到天津访问严复,见到了《天演论》,读后作序。但此事在《吴(汝纶)先生年谱》中无记载,作序之事则在戊戌正月。可见严璩记载不可靠,本书不采用。

取，软媚适时为贤。持清议者，则肆口妄诋，或刺取外国新闻，不参彼己、审强弱，居下讪上以钓声誉，窃形势，视天下之亡，仅若一铤盆之成若毁，泊然无与于其心。^①

难道中国没有贤明的人？吴信接着指出，在所谓贤者中，一部分人只懂儒学不懂外语，另一部分人虽略知西学皮毛，却排斥传统文化。这两种人，同样救不了中国。

其贤者或读儒家言，稍解事理，而苦殊方绝域之言语文字，无从通晓；或习边事，采异俗，能言外国奇怪利害，而于吾土载籍旧闻，先圣之大经大法，下逮九流之书，百家之异说，瞋目而未尝一视，塞耳而了不一闻。是二者，盖近今通弊。^②

不言而喻，只有严复这样学贯中西的学问家，才是吴汝纶心目中最优秀的救国人才：

独执事博涉，兼能文章。学问奄有东西数万里之长，子云（扬雄）^③ 笔札之功，（赵）充国^④ 四夷之学，美具难并，钟于一手，求之往古，殆邈焉罕俦。窃以谓国家长此因循不用贤则已耳，如翻然求贤而登进之，舍执事其将谁属？^⑤

吴汝纶是清末著名的散文大家，当时在保定主讲莲池书院，论

① 《吴汝纶致严复书》第1函，《严复集》第5册，第1559页。

② 《吴汝纶致严复书》第1函，《严复集》第5册，第1559页。

③ 扬雄（前53—后18），字子云，蜀郡成都人。西汉文学家、哲学家、语言学家。

④ 赵充国（前137—前52），字翁孙，陇西上邦人。西汉大将，熟悉匈奴和羌族的情况。

⑤ 《吴汝纶致严复书》第1函，《严复集》第5册，第1559页。